



张寻◎作品

Chong qing,
Naxie feile wo wugong de nvren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
的女人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Chong qing,
Naxie feile wo wugong de nvren



重 那些废了我武功
度 的女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 张寻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22-06175-0

I. 重…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5016 号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作 者: 张 寻

责任编辑: 朱海涛

特约监制: 陈 江 卢 鱼

特约策划: 刘格林

执案编辑: 武 亮

装帧设计: 刘 军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政编码: 650034

网 址: <http://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6175-0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重慶，那些废了我武功 的女人

Chong qing

Naxie feile wo wugong de nvren



第一章

我在解放碑四处张望。

美女如云从我身边飘过。

田伯光说他能用鼻子闻出女人是美是丑、是处女是少妇，我不相信。我唯一相信的是我的眼睛。

我爹妈给了我一双能看到二里地外麻雀是雄是雌的眼睛，我却用它来追寻女人！

我点了一支烟，地道重庆人不抽红塔山，只抽龙凤；地道重庆人不在解放碑打望，只去四川外语学院门口溜达。今夜，我抽的是红塔山。



烟圈升腾在我的头顶，久久不散。

解放碑的钟，我以为不摆了，今天却走得很正点。亥时三刻，我等待的那个女人牵着一只哈巴狗深情款款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警告过她，约会时不能带着她的“儿子”，这狗儿子头上顶一大灯泡怎么让我看得清楚它的主人呢？

她说，灯泡是防色狼用的，强烈的光线晃晕了色狼，自己脱身容易一些。原来她对我还有顾忌……但这样一只眯眼狗恐怕保护不了你，我说。

照例是吃火锅，喝啤酒。喝到一半她说“儿子”跑不见了，她哪知道是我趁她上洗手间时将那条只知道舔我皮鞋的讨厌的哈巴狗弄进了厨房，给了一个我认识的厨子大嘴，让他要么将它宰了做狗肉火锅，要么丢到长江里去喂鱼。

大嘴说丢长江里恐怕淹不死它，因为狗天生会游泳。那就整个狗肉汤锅吧，别忘了给我留条狗腿，我说。

她有些魂不守舍，丢了“儿子”妈能不急吗？我借机抓住她的手，安慰她，说喝完酒陪她去找。

从火锅馆出来，我叫了辆出租车，她说你不帮我找“儿子”了吗？要这样你就不是我的朋友，我不跟你上车。女人向来喜欢用不怎么样来威胁男人，重庆男人耳朵软，多半会顺着她们的意思。

她小看我了。我说：“你现在和我去一个地方，我保

证明天一早叫人将你的宝贝“儿子”送到你家楼下。我已经派人去找了，他们是我狗崽队的朋友，你大可以放心。你自己上哪里去找呢，黑灯瞎火，没找到狗找到一匹狼你就麻烦大了。”

她怀疑：“我能相信你吗？”出租车师傅说你们搞快点儿，走还是不走？我把车门打开，将她塞进去然后自己也进去，关了车门。将大象放冰箱里共有几步，我就用了几步。她嘴角翘得老高，杏眼圆睁。我说你莫要怕，我不会绑架你的。

去希尔顿酒店。

2

“不是两路口的那个希尔顿酒店，是大坪转拐的那个息尔灯大酒店。”我提醒了出租车师傅一句，怕他搞错了。人最怕什么，就是怕走错路。

那个希尔顿酒店是五星级，我们要去的息尔灯大酒店是山寨版的，刚领的营业执照，是我一个叫李豌豆的朋友开的。李豌豆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混了，当过棒棒，擦过皮鞋，卖过盗版光碟，还当过几天皮条客，后来是倒腾山寨手机发了家，于是乘胜追击，进军酒店业，开了这家息尔灯大酒店。

酒店开业那天我去喝了酒，有人问豌豆你娃不怕希尔

顿酒店告你侵权吗？豌豆笑哈哈地说：“怕个啥子，我正等他告我，这样我就出名了，成了名人我就可以进军演艺圈了。”我倒听李豌豆喝醉酒后说过他儿时的梦想，就是要当个演员。我就问他：“就你这种长得像豌豆片的造型想当个什么样的演员呢？”他说：“我想专门演汉奸……”

今晚这个和我约会的女人，在我后来不断搜索记忆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将她存在大脑的哪个分区了，感觉有些凌乱。但是，我和她做过的那些事情却历历在目。她姓什么，叫什么我真想不出来了！

一路上她都在关心她那个“儿子”，还不停地要师傅停车。我让师傅不要管她，她今晚喝得有点多，师傅看了我一眼，啥都明白了。

我给你个惊喜，下了车后我在她的耳边轻轻吹了口气。她的头发当时正好垂到肩上，脸在灯光的映衬下白里透着红，嘴里呵气如兰。她散发的体香让我感觉荷尔蒙开始飞扬。

“你是个坏人，我要回家。”她似怒非怒地看着我说，“还有，你把我的‘儿子’弄哪里去了？我知道是你干的，你先对我的‘儿子’下手，接下来就轮到我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我盯着她说：“你真是冰雪聪明，谁说我是好人，那简直是在骂我。看来今晚你逃不出我的魔掌了，你就从了吧。”

豌豆看我到了门口，迎了出来：“江郎，这次开房间要先付钱哦。”

我回嘴道：“你看我像那赖账的人么？”

豌豆诡笑道：“像。”

我给豌豆递了个脸色，他把钥匙丢给我说：“402 豪华套房，刘德华在重庆开演唱会就在这里住过一晚，墙上还有他的签名。”

接着，豌豆板起面孔，朝服务台正在打瞌睡的女服务员吩咐道：“注意素质，要打瞌睡也不要当着老板和客人的面，你快去把大嘴送来的那玩意儿牵出来。”

大嘴真够哥们儿义气，我让他八点前一定将哈巴狗带到息尔灯大酒店，还真没耽误。不过大嘴有话在先：“你欠我一顿火锅鱼。”

妈见了“儿”那种可着劲的亲热让我窒息。估计哈巴狗也快窒息了，因为我看它的尾巴摇晃得厉害！

我带着她们“母子”上楼，直奔豪华套房。在卫生间的墙壁上，我发现有几个用钢笔书写的歪歪扭扭的字：刘德华到此一游。刘德华三个字分得很开，那个游字写得比较大。我猜想是不是一姓刘的小子在这里占有了一个名华的女子？

3

她估计有些醉了，她不知道啤酒也能将人喝醉，她更不知道啤酒里被我加了二锅头。

她整个人歪在沙发上，哈巴狗蹲在她的脚旁边，不停地用嘴拽她的裤脚，可能是提醒她注意色狼。

我打电话叫服务员将狗带走，狗被拖走的时候不停地冲我叫唤。我关了门，将“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门上。

她竟然没有醉，等我进屋的时候她已经坐在床上，望着我妩媚地笑。

这是我们第三次约会，第三次就能让她坐在床上冲我笑我心里特满足。

“你记得我们怎么认识的吗？”她问我。

我说：“怎么不记得，那天我开着长安奔奔去跑业务，在两路口撞上一条哈巴狗，这不就认识了狗它妈了么。”

她笑了，“你真是个坏人，你把狗尾巴撞断了，我可怜的小狗被缝了好多针呢，现在尾巴还晃个不停。不过，你还不算彻底地坏，你没有驾车逃逸，而是带着我将它送去宠物医院，你记不记得当时还闯了几个红灯？”

我说：“红灯就是拿来闯的嘛，不过我的奔奔遭扣了好几分，再扣驾驶证要被吊销了。你看为了你们母子俩，

我付出的够多了吧，你怎样报答我呢？”

她仰着头望着我，然后轻轻地闭了眼睛。她那涂成蓝色的睫毛在房间暧昧的灯光里颤动，我的心也跟着颤动起来。

我已经准备好以身相许。她的声音温柔得要把人融化。

这和我预想的场景相去甚远，第一种：这个女人喝得半醉，就像刚才瘫在沙发里的那种造型，我可以轻易将她抱上床，或者干脆就在沙发上，我慢慢地脱掉她的衣物，估计她会有些反应，嘴里会说着不要不要之类的话，小胳膊小手会简单地挣扎，我还真喜欢这种效果。

要么是第二种情况：这个女人没有醉，但是没意识到跟我进了宾馆就是羊入了虎口。事后如果有人问她估计她还会说我当时很傻很天真之类的话。我会引诱她，因为她的年龄超过 18 岁，我引诱她并不违法。而且从她的眼神里我知道她并不讨厌我，我的逐步深入可能会遭到一些零星的抵抗，当我率领大部队冲过黑水河的时候，她多半缴枪投降了。

今晚的结果不在我的预料之中，当一件事情不朝正常的方向发展的时候，我向来都会多个心眼，留些疑问等待实践中去求证。

她仿佛知道我进攻的每一个步骤，她处处料敌在先。我看着她，在暧昧的灯光中，她自己脱去了外套，露出一件真丝背心。她裸露的双臂白皙而光滑，我此时如果不扑

上去估计她就要扑过来了。

这次战斗耗费了我积存了半个月的子弹，耗时1个小时零30分。刚开始双方交替进攻，各有优势，胜负未分，随着战斗的深入我逐渐控制了局面，到后来我两次俘虏了她。

休息了两个多小时后，我们又爆发了一次更为猛烈的战斗。这次我毫无顾及，反正我已经没子弹了，近距离的搏杀是我的强项。在顽抗了四十多分钟后，她又一次失去了抵抗。

她有气无力地问：“你是不是从美国进口什么武器了，火力这么强。”

我把她压在身下说：“我这叫功夫，得益于多年的修炼。”

每个女人都试图问我为什么这么厉害，我多半用一句诗回答：“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黎明时分，我的电话响了。

是主任老陈打来的。他先问我在哪里风流快活，我极力否认。他然后告诉我公司分管西南销售的于总10点的飞机到江北机场，叫我去接机，中午叫业务员们一起吃饭，晚上让我安排牌局。据说这位老总以前是个赌徒。

“要安排炮局吗？我问老陈。”

老陈说：“于总是个干练的女人，你想负责当炮兵的话你就安排。”

挂掉电话，时间才6点多。她的头枕在我的胸口，问我：“江郎，你喜欢我吗？”

我说：“一般喜欢。”

她睁大双眼，很不满意我的回答。我补充道：“那把一般去掉吧。”

她抓住我的枪又问：“你老实交代，向多少无知少女开过枪？”

我说：“你要严刑逼供呀，打死我也不说。”

她做出一副恶狠狠的表情对我说：“以前你的暴行我可以原谅，要是以后你还敢乱来我就废了你的武功。”

女人这种动物十分凶猛，有时候想起她说话的表情我就有点儿害怕。

中午老陈和我带着于总，还有业务员高山、钟倩、刘玫一行六人直奔三三火锅馆。

于总四十岁出头，个头不高，走起路来却行云流水，很优雅。于总讲话速度非常快，吐字却很清楚。她把每个字都加了重音，就是告诉别人，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很重要。

期间，基本是于总个人演讲，老陈不断地用对、是的、大家鼓掌等生动的词语应和着。我暗暗地笑：“他俩不是在演双簧吗？”

我基本没记住于总讲了些什么，只记住了她说话时配合的各种手势。部署完工作大家开始你一杯我一杯地敬于总喝酒。于总真是海量，来一个干一个。后来我才晓得她



的家在东北，喝白酒就当喝凉白开。

为祝酒兴，于总提议每人出个谜语来猜，只要有人猜中了出谜的就要罚酒一杯。于总先来，她出的谜是：“一只羊在吃草，一只狼从旁边过，但没吃羊。”（猜一动物）

高山说：“我知道答案了，是蛤蟆。用重庆话说就是这只狼是傻的，没脑子，看到羊都不吃。”

我们都觉得对，要于总喝酒，于总却说答案不对。她说：“如果高山答对了，那我再问你，又一只狼经过，还是没吃羊，是什么动物呢，答对我两杯一起喝。”

高山想都没想就说：“一对蛤蟆。”我们都乐了，说高山真是人才。

于总生气了说：“第三只狼经过，羊大叫，但还没吃羊，你说又是什么？”

高三答：“三个蛤蟆，你当我不会算术啊于总。”我们笑得快岔气了。钟倩捂着嘴笑起来胸脯一上一下的，我看在眼里，口水直往肚里吞。

于总说：“你们这帮人有点文化好不好？我告诉你们正确答案吧，第一个答案是虾（瞎的谐音），第二个答案是对虾，第三个答案是龙虾（聋瞎的谐音）。 ”

高山不服，其实我心里也不服，但谁叫于总是权威呢，老陈也发话了说于总的答案更好。

大家一起敬了于总一杯。我说：“于总和我們不在一

个档次，你出的谜题暗含玄机，咱们怎么猜得出呢。”

于总看着我：“那小江你出一个简单的让大家猜，猜中了你喝这杯白的，没人猜中我喝这杯啤的。”

我说：“咱谁不知道于总海量，公平一点儿，都来白的吧。”

于总今天兴致挺高，她又说：“在市场上做销售，酒一定是要会喝的，销量和酒量是成正比的。”

老陈说：“那是，有海量的于总领导我们，重庆市场的销售任务今年肯定能超额完成。”

这老陈真是，拍马屁张口就来，但是我斜了于总一眼，感觉她倒是很受用的。

钟倩和刘玫一直没讲话，很文静地吃着东西，也不喝酒，一个劲儿地喝着饮料。

钟倩就坐我旁边，我拿胳膊碰了碰她说：“小女娃不要只顾吃东西，你要不给大家献个节目啊？”

她刚入小嘴的半截火腿肠差点儿没掉下来，我早就将手放到她嘴巴下面，随时等待火腿从嘴而降，大伙都乐了。

钟倩用粉拳打了我一下说：“你老是欺负我，于总帮我惩罚一下他，把这瓶水井坊全部让他喝下去。”

我说：“既然你不表演节目，那我就表演一个吧，我也不猜谜语了，那是高雅的，阳春白雪属于总的层次，咱下里巴人一个，就来个重庆土特产，学李伯清讲个笑话。大家要都笑了，就同干一个，要哪个没笑，我自罚一杯。”

刘玖忍不住说：“江哥我最喜欢你讲笑话。”

坐在旁边的高山不乐意了，他带着醋劲对刘玖说：“你刚才那句话多说了最后三个字吧。”

刘玖白了他一眼没理他。

我说：“大家安静，先不要吃东西，免得待会儿笑岔气了。这是我以前遭遇过的一件事情，那年我刚毕业，在一家旅游公司当导游。”

有一次我们接待了一位日本客人，申明一下是个日本女人，长得还蛮漂亮的。公司除了我没人懂日语，于是老总让我专门接待。

那次是去四面山，我单独给她讲解，给她拍照，陪她吃饭。她上厕所我还负责给她看门（讲到这里他们都笑了）。到晚上的时候，由于我们住的那间宾馆房间不够，我没地方住，日本女人知道情况后愿意让我在她的房间搭张床将就一个晚上。

那是一个至今想起来都让我难忘的夜晚。别想歪哦，我提醒你们，我当时刚进入社会，思想还很单纯。我在房间中间拉了根绳子挂上被单，做了个隔断。她洗完澡穿了件很薄的睡衣睡在里边，我们隔着被单聊了一会儿，渐渐地我听到她不再讲话，然后呼吸有些急促……我以为她生病了，就轻轻地撩开被单去看，这一看吓得我不轻：她整个人什么也没穿躺在那儿。我赶紧回过身去，钻进被窝，把头埋在被窝里，真是一夜无眠！

高山说：“江郎你说实话，那晚你就真没有投降给那个日本女人？”

我说：“你不要打岔，听我讲下文。”第二天我继续陪这个日本女人观光，奇怪的是她对我的态度有些转变。当我们走到一座小石桥上的时候，突然有一阵风吹过来，她头上戴的白色礼帽被风卷落到桥下。在帽子还没落地前我就跳了下去，桥其实不高，下面也没有水。我恭恭敬敬地将帽子送到她面前的时候我以为她会向我鞠一恭，然后来一句：“阿里阿套，告杂役马斯（谢谢）。”

没想到这个日本女人却狠狠地给了我一耳光，然后将帽子重新丢到桥下去。我很委屈，我问她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日本女人说：……

当然我卖关子，我用日语乱讲了两句，大家都听不懂，要我马上翻译。

我喝了一口饮料，又从汤锅里夹了几块鲜嫩的羊肉吃起来。于总很感兴趣地望着我，当然我对她很不感兴趣。

钟倩拉着我的衣袖小声问：“江——哥，快点说，她到底讲啥子了嘛？”

日本女人说：“这么高的桥你都敢往下跳，昨天晚上就一层布隔着你就跳不过来，你说你该不该挨打？”

大家都笑，然后说我确实该挨打，于总说你不但该挨打还应该挨罚。老陈马上给我倒了杯酒说于总罚你酒你

得喝。

我说：“大家不都笑了吗？”

于总说：“有一个人没有笑。”

我说：“谁？”

于总指着我说：“你自己呀。”

我说：“哎，我怎么把自己忘了！我现在笑还来得及吗？”

高山起哄说：“于总明察秋毫，你就喝了吧。”

没有办法，我只得将这杯二两的白酒喝了下去。我暗自运气，想发功将这酒精通过手指排出体外，可是全身的气散成一团。我想是昨晚战斗消耗过大，元气还没恢复吧。

这顿酒喝得我脑壳都大了，因为他们两个小女娃一个劲地只喝饮料，老陈又一再暗示我和高山要让于总把酒喝好。

散席后我同老陈说晚上有个重要客户找我，因此不能参加牌局了。我建议他把韩姐找过来，她牌打得很好，又见过大场面。

老陈说：“你不能闪色子。”

我低声说：“谁不晓得于总打牌就是给兄弟们发慰劳费，你以为我真不想去吗？你看这个电话熟悉吗，长江医院药房主任金涛，要不我不答理他？”

老陈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工作要紧，于总这里我来安排吧。”